



煎熬与勇敢的回忆

铭刻记录

我们解开封印找回生活



1月4日,航拍浙江杭州晚高峰交通 视觉中国 供图

本报记者 张蓉 潘璐 史春波 丁原波
通讯员 陈馨懿 钱橙计划通讯员 王小淳 吕一含 于可/文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重新忙起来,心里才踏实



顾金敏：
舟山海鲜城商户
坐标：
舟山



年关将至,顾金敏忙着打包年货礼包

老的货还卖不出去,新的货又来了。收来价50元,卖出去25元。冷库里的货越来越多,这是我这几年最担心的问题。

我家世代渔民,疫情这几年订单量少的时候,我们就坐在房子里打麻将、吃饭、睡觉。人真不能闲下来,一闲下来就发愁。

对我们做生鲜的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物流。原本江浙沪这边都是顺丰次日达的,其他地区也能保证两天内送到,但……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。

我们想了不少办法:开始做抖音直播;做干货、炒货等保存期限长的产品;有些顾客不喜欢吃生鲜,觉得有腥味,我们开发虾滑、虾饼、鱼丸等产品。

前几天,海上刮大风,加上不少渔民也阳了,船有几天没出海。现在已经出去的这批渔船,估计是年前最后一波。

大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了。最近舟山这边,带鱼、黄鱼和鲳鱼预定量都蛮好的,积压的存货也快清空了,一天就发了一百多箱。

还有的顾客之前就在我这里订了生鲜,让我物流一通就发过去,说都忘记鲜鱼是什么味道了。

不过,生意跟疫情之前还是没法比的。这年头钱不好赚,我们家里也砍掉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。

好在现在重新忙碌起来了,估计过年也没时间出去玩。做生意就是这样的,越忙心里越踏实。



扫码看更多
精彩故事
欢迎在评论区
留言



小D：
清华大学大二学生
坐标：
北京

下学期,想找到一起去图书馆的伙伴

我是一个“社牛”。疫情中,我最大的感受是,自己的线下社交被一点一点地剥夺了。

我读电子工程专业,平日学业繁忙。从前,我会提前半小时到教室找座位,和同学聊天;到图书馆自习,会拉着同学一起吃饭,边吃边聊。在交流学习和生活中,我们找到共同语言,能借此机会熟络起来,也能排解彼此的压力。我一直享受这个过程。

我们系有280多人,我总共认识一百多人——这个数字在我们系里算多的。但是去年五月和十一月,由于疫情不能线下上课,我没法在线下见到同学们,每天只能盯着屏幕,特别容易犯困。

作为一个非常需要与他人交流的人,我会尝试创造一些和身边人聊天的机会。但是我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,封闭时我和朋友们聊天的内容越来越局限、氛围也越来越压抑。

我的室友看到一些令人痛心的新闻,会转发到寝室群里。有时,全寝室聊着聊着,我们会

感到更加难受。

我还感受到身边“线上社牛,线下社恐”的同学越来越多。

大一上学期,我和一个男生在微积分课坐同桌,并且也经常在其他课程和图书馆遇到。从大一下学期开始,我们总共在微信上聊了几十个小时,在线下却从来没打过招呼。有一次,我在图书馆对他说“Hello”,他却没有任何回应,让我有点尴尬。

我推测,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疫情影响的。一开始,疫情只是剥夺了线下社交的渠道;但后来,我们逐渐习惯了以线上交流为主的生活方式,而忘记在线下与他人构建连接。经历了封校之后,再次进入教室和图书馆,我仿佛适应了没有人陪我聊天,把自己包装成一个“高冷”的人。

终于解封了,下学期,如果我们足够幸运,能够迎接正常的线下学期,那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起自习、一起去图书馆的伙伴,继续在线下认识更多的人。



李洁：
观成教育集团校长
坐标：
杭州

那一瞬间,我看见孩子们长大了

2021年12月7日傍晚,疫情对观成武林中学的考验来得有点毫无征兆。

那天傍晚,我和801班的孩子们刚刚一起录制完一节“得瓜啦”劳动种植课,准备去食堂用晚餐。武林校部学生处主任打来电话,语气急切:“接疾控中心指示,武林704班及所有该班任课教师被判密接,先原地隔离。区疾控工作人员已全副‘武装’进校,逐一核酸检测,武林704班有一个孩子父亲可能已确诊……”

我脑袋“嗡”的一下,来不及去食堂了,而是直接往武林校部赶。十分钟后到达,我与完成第一轮核酸检测的疾控车擦肩而过,进校直奔三楼,704班的教室赫然拉上了红色隔离带。初一的孩子们做完了核酸,依然在隔离区范围内活蹦乱跳;隔离区内的老师们神色有些凝重,但批改、辅导照常……

我戴着口罩,站在隔离区外,和老师们一起商议应急预案:诸如,给万一回不了家的孩子和老师准备原地过夜的毛毯、点心、瓶装水,然后以最不给家长增添焦虑的方式群发短信,推

迟他们来校接孩子的时间,最后焦灼地等待核酸的结果。哪知,焦灼的等待迎来的是疾控中心核酸检测车的第二次进校,指示核酸检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楼层,武林校部全体师生全员核酸。

孩子们似乎预感到事态的严重,他们的长大仿佛就在那一瞬间。那晚,整个校园安静得出奇。孩子们、老师们被逐个叫出教室,在寒风中、在并不敞亮的过道里一一做着核酸。

直到晚上10:30,我和伙伴们逐个点对点送走除704班外的所有学生和家。而704班的全体学生和教师被告知,必须连夜直接被转运到指定的隔离点集中隔离。此时,校门口,寒风中煎熬等待了一小时的704班的家长们终于破防。

这也许就是后来我写那封《非常时期,做非常家长》的信的起因。猝不及防的疫情发生了,对学校而言,家校协力,共同面对,才能共渡难关。很多时候,家长们的心定了,孩子的心才不会焦灼;学校教育也只有获得家长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和认同,我们才能携手为孩子们营造安定和谐的学习氛围,协力度过非常时刻。

从起初的焦虑,到恢复平静,师生协力有序上网课。在那个特殊时期,我和学生、老师、家长们经历了温暖而美好的一幕幕。

家校同心,坦然应对,这段经历是非常时期对我们而言最珍贵的财富!



观成武林中学学生们上网课